



美丽的夏牧场(皇城)草原 王政德摄

草地春秋

文/(裕固族)达隆东智

乃曼额尔德尼

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脊梁上有一座高大的山脉——青海八宝山。

尧熬尔人把八宝山叫“乃曼额尔德尼”。乃曼在尧熬尔语中有“八个”之意，而额尔德尼意为“宝”、“宝贝”，它是匈奴时期遗存下来的名称，传说是女神西王母仙居的所谓的小昆仑山，是北方女王和诸神仙聚集的地方。

那些不怕坠下峭壁，掉入冰川缝隙的尧熬尔猎人和千里奔波的探险家，以及游牧帝国的子遗们，都曾被乃曼额尔德尼皑皑冰峰所倾倒。她是尧熬尔人繁衍栖息的游牧之地，是野牦牛和白唇鹿群居的金色家园，名副其实是天神汗腾格尔^①的山，更是尧熬尔游牧文明的摇

篮。她像一颗美丽绝伦的明珠闪耀在中亚草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南来北往的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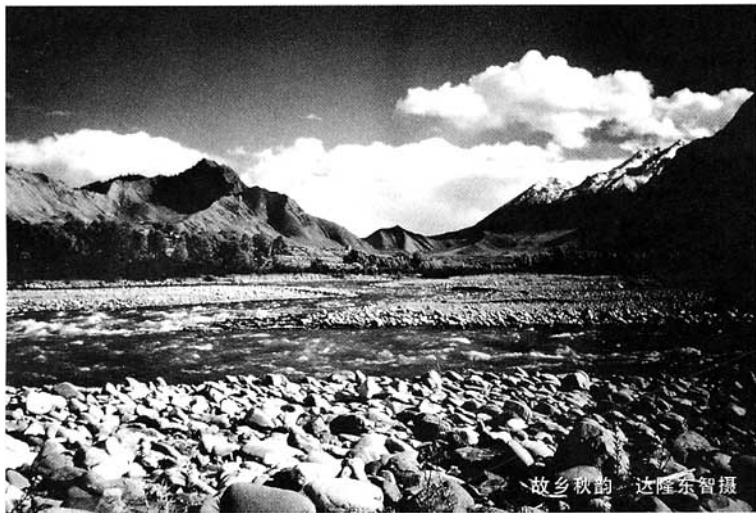
—

2000多年前，尧熬尔人的远祖匈奴

征服了中亚草原，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草原游牧帝国，使蓝色的蒙古高原，雄伟的阿尔泰、广阔的柴达木、美丽的准噶尔、绵延的腾格里杭盖^②成了匈奴人雄踞、游牧的家园。一片片草原成了通往东欧、南俄罗斯草原的金色走廊。那些智慧的匈奴战士曾骑着强壮的良马，



乃曼额尔德尼山川 达隆东智摄



故乡秋韵 达隆东智摄

伴着刀光剑影奔向腾格里杭盖，登上寒风呼啸、云雾缭绕的青藏高原，越过巴颜杭盖（焉支山），踏上西拉告图（今青海金瑶玲），走进巴斯墩（八字墩）草原，又像结群的白唇鹿，穿过乃曼额尔德尼的皑皑冰峰，征服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

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爆发了，那就是人们所说的亚欧战争。几十万尧熬尔人死于战火和杀戮。再后来一场罕见的瘟疫蔓延到草原上，蒙古高原成了废墟，人们在苦难中呼唤光明。一些人死里逃生，漂流四方，寻找新的家园。但是流浪饥饿和寒冷仍不断地夺去他们的生命。有一天，人们惊奇地看见一匹苍鬃金狼站在他们的前面。它迎天长啸，向前走去。于是人们紧跟苍狼来到一处浩瀚无垠的戈壁。炽热饥渴几乎把人们吞噬。这时，一头壮硕的雄牛向大地疯狂的惨叫，人们又紧跟雄牛惨叫的方向走去，见那雄牛用犄角掀翻干沙，沙石里慢慢渗出清冽的水，人们得到了甘霖，继而走出了戈壁。但是，当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雪山脚下时，再次被生活捉弄了。他们把树皮当衣穿，树枝当饭吃，饥寒几乎吞没了他们。在人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两鬓斑白，高大挺拔的老人历尽磨难，坚强地向雪山要来了火石，并用万点火花点燃了草和树枝。但是，当人们来到他身旁时，只见火光熠熠，老人背靠在大树上，已经安详地死去了。人们悲痛欲绝，用火把点燃了他的遗体。后人敬奉他为“嘎拉布尔汗”，即火神。从此，尧熬尔人把苍狼

叫做腾格尔诺海（天狗），且从不直呼其名。尧熬尔老人们常念叨：“是腾格尔诺海带我们走出了森林，是雄牛帮我们找到了水，是嘎拉布尔汗给了我们光明。”尧熬尔人有句名言，一个老人就是一座金山。这话是尧熬尔人的肺腑之言。据说，那位为尧熬尔流浪者取火的老人临终前留下了一幅奇妙的地图，图上绘着腾格里杭盖、巴斯墩、乃曼额尔德尼的山脉、河流、星辰。

人们在雪山深处寻觅到火石的一年后，继续向东进发。他们依照老人留下的地图翻过西拉告图，跨过乌兰木仁（大通河）和哈日木仁（黑河），历尽艰辛，终于在云雾弥漫的群山和草原上发现了“圣光”——高大雄伟的乃曼额尔德尼。他们来到乃曼额尔德尼和富饶的巴斯墩，并被这波澜壮阔，无边无垠的草原所震慑。乃曼额尔德尼的景色如此迷人，雄鹿和盘羊在芊绵的青草中晃动，秋风从远方轻轻吹来，又吹向远方。太阳从巴斯墩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雁飞过头顶，鸟群的啼鸣声传向黑河两岸。森林中的白唇鹿、黄羊、野牦牛、盘羊、野驴群居出没，白桦林的落叶和枝梢淹没了人们的双腿。

后来，四方游牧人接踵而来。他们中有蒙古人、唐古特^③人、尧熬尔人。他们在乃曼额尔德尼、巴斯墩草原逐渐安顿了下来。尧熬尔人在乃曼额尔德尼的高峰上第一次举起了黄色大旗，建立了汗腾格尔的第一座鄂博。

不久，尧熬尔人分成了三个部落。第一支部落是西拉尧熬尔，族旗是黄颜色的，旗上绣着一匹苍鬃金狼，叫阿勒坦兀日格，即：黄金家族，游牧于苏日托莱，乃曼额尔德尼东面。第二支部落是哈日尧熬尔，族旗是黑颜色的，游牧于沙州（今敦煌、肃州）一带。第三支部落是察汗尧熬尔，族旗是白色的，游牧于夏日巴颜（今大谷山）一带。

在巴斯墩草原上，尧熬尔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成群的牛羊洒在草原上。那时，蔚蓝的天空下草木翠绿，花馨鸟鸣、山青水冽，牛壮羊肥。人们一年四季吃着丰盈的奶食，家家户户的灶火上充满了香馨的奶子和鲜肉味。老人们整天在草坪上踢泰兀格（毽子），放包浩墩（猎虎），小伙子佩戴着月牙短刀，在山林里狩猎、射箭，姑娘们戴着玛瑙珍珠和金银首饰，美丽的乌发被秋风轻轻吹起，金银般的喉咙里唱出动人的歌谣。茂密的白桦林成了青年人恋爱的天堂。

然而，贪婪的人们，还是不满足富裕的生活，尽管女人每天用鲜奶洗脸，用和好的面拭小孩的屁股，男人整天酗酒斗殴，人们还是嫌牦牛笨拙而不用它，嫌奶食油腻而不食它，嫌襁褓粗糙而不穿它。善良的老人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每天都要向汗腾格尔祈祷，祈求上天惩罚这些不懂珍惜生活的人们。

不久，人们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了上天的不满和愤怒。一场暴风雨洗劫了整个草原，丰收的田野被洪水淹没……罹难来到了巴斯墩、乃曼额尔德尼这块金色肥沃的故土上。少数尧熬尔人生存了下来，生活在蒙古人、唐古特人和汉人中。

二

那年秋天，我和奥拉大哥坐着一辆奶油色公交车向乃曼额尔德尼山、巴斯墩草原出发。金秋的乃曼额尔德尼依旧是秋风飒飒，红叶落地。这里出土黄金，也聚拢着一群山民。他们耕作、贩运，淘金。

我和奥拉大哥来到奔涌翻滚的黑河源头，静静地坐在乃曼额尔德尼河和巴斯墩河汇集的金水波涛前，几只野鸭拍

着波浪，哗啦啦地飞上天空。两条河的交汇处是壮阔的水面，水流缓慢、宽广。在秋风中我们踩着草地的露水沿滑桥穿过黑河来到故乡胡鲁斯台（今宝瓶河牧场）。夕阳的余晖照耀着茂密的白桦林，风轻轻吹拂着黑河汹涌的波涛。我和奥拉大哥漫步在白桦林密密的原野中，挺拔的白桦树随风摇曳。那天，我们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她家这里是唯一的尧熬尔人家。我们走进她简陋的土房里，她佝偻着为我们烧沸了一壶浓香的奶茶。她身心矍铄，耳聪目明，宽广的额头，挺拔的鼻梁，黝黑的面孔显得格外沉着、安详。她叫昂兀琦，是巴音郭勒安江氏族的后裔。晚上她在昏暗的酥油灯下讲述了尧熬尔史诗《沙特》的创史部分。她说：

“孩子们，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讲尧熬尔的故事了，现在已经忘了一半……”

她亲切的话语触动了我的心。

“大迁徙后，尧熬尔人失去了故乡，尽管他们把自己的游牧文化几乎遗忘了一半，但是这个可爱的民族却还是珍藏了不被人知的语言文化，留存住了尧熬尔人文化的精华……”

天刚刚亮，我们沿老人指示的方向走进了野草丰绵的胡鲁斯台郭勒。沟壑深处有一棵千年苍苍的大树，是一棵茁壮的沙棘树，树身上刻着汉字：“甘青边界，一九九七年七月”。

大迁徙后，甘青地界以黑河分水岭为界。几十年的风云变幻，这棵古老的沙棘树竟成了甘青中部地界的唯一标志。

在栉子和皂荚树长满的胡鲁斯台郭勒里，阳坡的部分平地上驻扎着蘑菇式的帐篷。这里聚居着从四方漂泊来的移民，帐篷前走动戴着白色平顶帽的男女。家家门口拴着牧羊犬，群群唐古特牧羊羊散在群山深处的荆棘林中。“达隆兄弟啊，假如我们部落的人住在这里，无论是熟识，还是陌生，只要见到我们的模样，一定会亲切地叫声兄弟、姐妹……”这是奥拉大哥发自内心的呼唤。是的，离开故土50年后，在这铺满红叶的群山峡谷里，竟找不出故乡的一份气息和亲近。尧熬尔人纯粹的游牧生活在这金色故土中随岁月慢慢消亡。

当我这次在故乡风餐露宿时，牵不

尽的哀思缠绵着我的灵魂。我陷入无限的沉思，草原故事像黑夜的群星遥远而亲近……

迁徙故乡

一

1976年是尧熬尔人极为不平的一年，夏日塔拉东边的一群人怀着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对祖先的无限虔诚，开始了夏日塔拉解放后的第一次迁徙。他们没有被夏日塔拉开满嘎日纳^④花的美丽山冈所倾倒，也没有被一泻千里的牡丹草原所留恋，匆匆离开了夏日塔拉……

那年我刚刚9岁，跟随父亲驮着沉重的行装第一次远征。出发的那天晚上，秋夜的风呼啸着吹过空旷的草原，皎洁的月光伴我们走出了夏日塔拉。星空闪烁着无数的光芒，草地像绵软的丝绸，露珠打湿了熟睡的野草，马蹄向西挺进。

我像一个鏖战的骑士，任凭秋风吹拂，月夜寒峭，沉静地骑在那头雄健的阿拉克哈娜克（花白驮牛）上。它是我们家牛群中体格最大的雄牛，平时像匹灵巧的奔马，老实巴交地背负着鞍子独自去区镇驮口粮，游牧转场时它是我们家唯一驮灶俱的脚力。

天刚刚亮，一条宽广白色的河流光洁地舒展在眼前，那就是西大河。一群美丽的野鸭被我们惊飞，河畔荡起了丝丝波浪。晨风吹醒了行走的人马，我们匆匆向河畔靠拢，准备渡河向西挺进。

渡过西大河

便是山丹军马场。这片金色草原是夏日塔拉草原的心脏，也叫大马营滩，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在甘肃的三大马场之一，迄今为止仍是亚洲最大的马场。太阳从平坦的草原上冉冉

升起，一道光慢慢飘向辽阔的大地，把草原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波涛中。我和父亲赶着笨重的驮牛行进在队伍的前列，一阵强劲的秋风吹着父亲高大结实的背影又匆匆消失在墨绿色的原野中。晨曦中晶莹闪亮的露珠打湿了修长的马腿和骑手的脚背。落叶和草丛缠着笨拙的牛蹄缓行。

这次迁移是生产队组织牵头，各户自愿的，共总有20户人家，我父亲和加穆措老人负责途中的运输和安全。

二

临近黄昏，一阵阵悠远的北风掠过草原，吹在征途的人马中。我们到达了离扁都口不远的平川，开始安营露宿。傍晚，我家那条褐色的老狗走不动了，躺在草坪上嗥叫不休，父亲为此而感到愁苦。离开夏日塔拉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曾想把这条奄奄一息的老狗弃在秋营盘上，可我母亲不忍心，硬是将它驮在牛背上。但是，现在，它果然再也走不了了。第二天出发前，父亲把老狗远送到一个避风处，裹上毯子，嘴边储备了几天的食物，阿妈含着泪依依不舍地弃下了它。我们在大马营滩总共走了3天，最终走出了夏日塔拉。

走完夏日塔拉的金草地后，我们又踏上了巴颜杭盖南麓的扁都口峡谷。听父亲说：此地历来是土匪豪客必经之地。我的祖父曾与几个猎人合伙去夏日塔拉狩猎，在回来的途中，路过扁都口峡谷被土匪洗劫一空。加穆措老人临行前特意吩咐大家，路途山峻峡险，千万要谨慎。他有意把牦牛、羊分成几群，



黑河上游 达隆东智摄



巴颜察汗鄂博古迹 田自成摄

一群跟一群接续而行。甘青通道像一条细长的飘带绵延到青海鄂博岭。人们警惕地向峡谷穿行。一阵阵秋风猛烈地吹打着我们。人们骑在高大结实的骏马上，忘记了自己是在迁徙的路途之中。峡谷里的寒风刺痛了我们的躯体，两鬓和睫毛被冻上了一层洁白的冰霜，我们马不停蹄地向峡谷深处挺进。

天黑前，我们来到宽敞的背风处开始宿营，准备过夜后再走。夜深了，人们已疲惫不堪，父亲只好边打盹儿，边看管骚动的牲畜。此时，父亲的责任显见的比生产队长的担子重多了。夜半，一阵刺骨的寒风吹醒了父亲的睡意，也熄灭了篝火。天黑黝黝的一片，周围除了微风和牛羊反刍的声音外，偶尔还能听到马刨蹄和短暂的嘶鸣声。峡谷里死一般的寂静。父亲抖擞精神加旺了篝火，又催我们起来烤火暖身消磨完几个时辰后，东方慢慢显现出一道亮光，父亲打叠好行李和灶具，周围的人也打点行装，开始启程。朝阳映红了沉睡的峡谷和群山，人们陆续翻过鄂博岭。

三

故乡明媚的晨风第一次吹醒人们的疲顿和睡意。我们一眼望见了那圣洁、高大的乃曼额尔德尼积雪冰封的高峰。人们赞口不绝的是巴斯墩草原那无边无际的蓝色平滩。“苏布亲，我们的故乡就在眼前，我20年没见过乃曼额尔德尼这般美丽的景色了啊！”加穆措老人从心灵深处发出阵阵感慨。父亲也不敢想象20年

后的巴斯墩草

原如此动人、如此令人心醉如痴，她简直像一块蓝色的地毯无尽地铺向远方。乃曼额尔德尼河奔泻的激流，泛出淡青色的水流漾起人们的欢笑。人们忘记了迁徙的劳顿，沉醉在平展的草原和激

四

荡的奔流中。

第二天，我们渡过乃曼额尔德尼河，又向察汗乌苏塔拉进发。

乃曼额尔德尼河，也叫额金尼木仁，意为君主的河流。

乃曼额尔德尼河流过千山万壑，奔向巴斯墩草原，像一把锋利的锐剑将察汗乌苏塔拉割裂开来。察汗乌苏塔拉是尧熬尔额金尼部落的故乡，是一片肥沃的草原，是巴斯墩草原的黄金牧场。二十年代初马步芳曾派遣部下聂起风在此地办了两座牧场，后来，控制了整个巴斯墩草原。

察汗乌苏塔拉是一望无际的天然金草地。现在聚居在这里的几百顶蛙式黑帐篷的人们是古代唐古特阿柔克部落千户的后裔。他们游牧此地已有70余年的光景了。解放前曾与额金尼部落的尧熬尔人是毗邻。

那天，我们的人马暂时休整在察汗乌苏格拉。在坦荡的草原上临时搭设了一顶顶轻便的白色帐篷。父亲和加穆措老人安顿好人畜，开始向人打听我父亲的姐姐赛珍梅朵的下落。他姐姐赛珍梅朵1946年跟随尧熬尔奥苍喇嘛来到阿柔克部落，流落在察汗乌苏塔拉一带。几年后她跟一个年岁相当的唐古特人结婚。

父亲和加穆措老人穿过几顶蛙式帐篷，在几十条牧羊犬狂叫声中远去。第二天清晨，当朝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看见远处青山坡上，鹰鹫在秋风中盘旋，

时而落下，时而飞起。加穆措老人示意父亲绕道而行，不要随意惊动它们。因为坡下是唐古特人的天葬场。古时，尧熬尔人的葬礼与此相仿。大迁徙后，尧熬尔人飘流四方，把天葬的习俗改为火葬。

秋风轻轻吹动着缠绵的野草。他们的马又快又稳，引来唐古特人羡慕的目光。当父亲他们走向一顶青黑色的蛙式帐篷时，一位身着蓝色长袍、头戴紫红色狐皮帽的唐古特老人出门相迎。加穆措老人用唐古特语说了些什么，那老人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然后，我父亲和她拥抱着嚎啕大哭。30年的风风雨雨，几乎伤透了他们的心。她跟随奥仓喇嘛走时我父亲还不满7岁。她用颇生硬的汉语向我父亲讲述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她几乎已经完全遗忘了母语。

走进帐篷后，她为他们烧沸了香馨的奶茶。她告诉他父亲一共有4个儿女，丈夫已故。加穆措老人和她用唐古特语闲聊，父亲偶尔从他们的言语中听懂一两句。加穆措老人的前妻也是阿柔克部落的唐古特人，少年时代他一直在阿柔克，30岁那年他离开阿柔克来到尧熬尔人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唐古特语。

不久，老太太的一个儿子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帐篷前，与两个陌生人亲切握手。他母亲用唐古特语介绍说：“这是你的阿让（舅舅之意）。”于是，儿子羞涩地向父亲他们点头示意。

父亲和加穆措老人因路途遥远，没有久留，辞别了姐姐赛珍梅朵，策马向宿营地速速返回了。临行前，他姐姐为他们准备了丰盈的奶食和肉，又吩咐儿子伴他们送行。一路上她儿子用生硬的汉语向父亲诉说他们的部落。随行的几个唐古特人中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对父亲说：“察汗乌苏塔拉曾是你们额金尼部落的故乡……”

第二天，我们的人马又集结向西，唐古特兄弟姐妹们恋恋不舍地护送了一程又一程，在晨风吹拂的草丛深处与我们依依道别。

五

那天，金秋的风吹遍了乃曼额尔德

尼山峰。额尔德尼像圣人一般展现在人们面前。那八座小山峦像传说中的诸仙矗立在乃曼额尔德尼的身旁。额金尼河两岸的白桦树像出征的士兵围拢着我们,金黄的枝桠显现出片片古铜色,阵阵秋风轻轻摇荡着白桦树,成熟的红叶喇喇地飘落在人们柔软的乌发上,又轻轻被秋风吹向远方。人们惊鄂地遥望着满山遍野的白桦丘林出神:“乎勒达苏,乎勒达苏”,这就是老人们常提到的白桦树,人们喜欢用乎勒达苏制作漂亮的马鞍,刻制精致的木碗、勺子……尧熬尔人常说:乎勒达苏是爱情和友谊的象征,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盖世豪杰、草原英雄、传奇猎人。

那天黄昏,我们歇息在茂密的白桦林中。天空一半是映红的晚霞,一半是白桦林笼罩的荫影,饥渴的人们点燃了篝火,缕缕青烟在晚风中缭绕林空。人们舒心地坐在白桦林散落的红叶上,喝着奶茶。深秋的野草金黄金黄的,一切都是成熟的。人们不断从心灵深处轻轻呼唤着:“阿勒坦那木尔!阿勒坦那木尔!”阿勒坦那木尔这个美丽绝伦的名字究竟在尧熬尔语中意为什么呢?在尧熬尔语中阿勒坦那木尔意为金秋、黄金。是尧熬尔人理想的游牧季节,也是游牧生活中最富裕、最成熟的季节。

密实的白桦林中稀稀落落的遍布着几棵柁子和皂荚树。野草莓枸杞的芳馨吸引了充满稚气的孩子。一群年岁不大的小孩像洒在草甸中的羊子食着刚刚露芽的青草,白桦树秀丽的枝梢伴他们消失在密密的野草中。

月夜的秋风吹散了人们的睡意。满天星斗闪烁在白桦林黑暗的天空,偶尔传来夜莺的啼鸣声。那一夜,我睡得极为不安,远处风飘林叶,额金尼河奔泻。我幼小的心中始终有一条到达故乡的路迂回曲折,找不到尽头。不知何时能置身故乡。

阿勒坦那木尔夜半的风又一次吹打在皓月映照的树梢上,我还是不能入睡。风中偶然传来人们的鼾声和马的嘶鸣声,皎洁的月光穿透了白桦林茂密的原野。寒气冻醒了人们,灶火里堆放的干柴被夜风吹燃,阿勒坦那木尔美丽的月夜寒风轻轻飘向那群星闪烁的巴斯墩草原

和雄伟的乃曼额尔德尼冰峰。

六

在乃曼额尔德尼河与巴斯墩河汇集的黑河流域,居住着尧熬尔人、汉族和少数唐古特人,雁南燕北。

几百年前,尧熬尔道尔吉汗和额尔德尼王不就是驮着金银珠宝,赶着成群的牛羊路途留居这里,在这青山下游牧巴斯墩草原的吗?古代尧熬尔大头目哈日贡布曾划着笨拙的牛皮筏来到这里与唐古特阿柔克部落千户签约苏日托莱以东,西拉告图以西的草原地界。这里是黑河的发源地,是古代蒙古人、唐古特人、尧熬尔人举行丘勒干(会盟)的聚集地。

那天下午,我们沿公路一直绕过乃曼额尔德尼绵绵山川来到巴斯墩口,开始宿营休整。在轰鸣的汽笛声中几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在我们的帐篷对面停留。人们猜测这是工作队,是阻止我们返回故乡的。不一会儿,他们的帆布平顶帐篷在公路沿线搭起,晚上通知我们开会。吉普车和大卡车的灯光照得彻夜通明,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那天晚上乘工作队不防之际,父亲和加穆措老人暗暗组织人马,赶着牛群和羊群,抛下帐篷,乘着黑夜的星光向西奔走,母亲和其他妇女留下守护帐篷。

我们的人马匆匆行进在黑夜和野草丛中。我骑在阿拉克哈娜克矫健的脊背上,父亲把我的双手用绳索紧紧地系在驮子上,以防我掉入河里。一阵秋风从巴斯墩河面吹来,吹得我浑身颤抖。阿拉克哈娜克呼吸呼哧地喘着粗气,我感觉它驮着我上了陡坡,屁股不断地在牛背上滑动。我使出双腿的劲儿用力牵着,双手紧紧拽住绳索不放。黑夜中辨不清方向,只有巴斯墩河轰隆的撞击声。父亲和几个青壮年吆喝着牛群,急速向河岸靠近,准备在河岸宽广的地方渡河。我们眼睁睁地

向波涛翻滚的巴斯墩河强渡。此时是吉是凶,只有凭借苍天。阿拉克哈娜克在牛群中驮我向河心走去。我顿时胆战起来,波涛声像爆炸一样震动着我的耳膜。“哗”的一声,牛群陷入激流,水面上随风飘来一丝亮光。阿拉克哈娜克黑亮的绒毛漂浮在河水中,身随水流向下倾斜,父亲在黑暗中吩咐我紧靠驮子。阿拉克哈娜克使劲抗衡着,好似向这惊涛示威,用力支起它那硕大的犄角,使出浑身的气力向前猛进。未到河心,一股激流湍急着向阿拉克哈娜克冲来,阿拉克哈娜克的身体陷入更深的波涛中,我的脚背也被激流淹没,神经开始痉挛,下肢的每个筋骨被寒气吞没。故乡清凉的水第一次刺痛了我的心,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品尝过这种滋味。突然,我惊恐起来,阿拉克哈娜克任凭激流湍急、撞击、慢慢地向河岸靠拢,喘息声、吆喝声全部被水声淹没。

深夜时分,我们渡过了巴斯墩河,在黑暗中摸索着继续前进。不知何时,一片朝晖从东方冉冉升起,眼前一片旷野茫茫。这时,人马到达了夏日婷达坂,故乡胡鲁斯台就在眼前。夏日婷达坂是尧熬尔9个达坂中的第一道岭峰,乃曼部落的第一座鄂博就建立在这里。几年前,一个深秋的早晨我降生在夏日塔拉南端一个叫东华尖的平坦草原上。父亲给我起名为:“达布隆墩布智”,意为虎镇山,此名为我故乡巴颜察汗的部落名。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像雄虎一样翻山越岭,镇住列祖列宗的神山。

清晨,我们骑在结实的骏马上,赶着笨重的驮牛慢慢登上达坂顶峰。一轮红日映照着秀丽的夏日婷达坂,崎岖的小



尧熬尔头人汗道尔吉故居地——道尔吉恢大峡谷
田自成摄



迁徙途中 田自成摄

径一直延伸到达坂脚下，印着乃曼部落几代人的足迹。迁往夏日塔拉16年后的这个秋天，尧熬尔人历尽岁月的磨难又一次登上了这座雄伟壮观的达坂。

朝阳的影子无限地拉长，我们越过了夏日婷达坂。北面的幽深峡谷中，在这野草铺满的崇山峻岭中拥挤着茂盛的松柏树荆棘林。苍翠的松涛中晃动着岩羊角，雄鹿的鸣叫声响彻金黄色的山谷和旷野。

七

我们顺利到达了宿营地，这是胡鲁斯台郭勒走向巴斯墩草原和西域诸地的通道，是通往腾格里杭盖南麓的走廊。

我们在一个较宽阔的平滩上扎营，路旁的泉水奔流，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牛羊和骏马。人们饥渴地捧着凉水解渴，忘记了旅途的艰辛。

几天过去了，在这深邃峡谷里，除了众鸟和雄鹿啼叫外，一切都很平静。但我们在和留居在巴斯墩口的阿妈她们失去了联系，父亲和几个伙伴们匆匆沿小径去胡鲁斯台探听她们的消息去了。

第二天晌午，父亲突然骑着那匹名叫哈日凯勒的奔马从峡谷里飞奔而来，没等马停稳就一脚踩着马蹬跳下来。在我们对面的山岭上工作队的人马黑压压地从松柏林拥来。他们试图让我们返回夏日塔拉。

但是，工作队的人马折腾了一天，也没能说服我们，只好又翻过了夏日婷达坂走了。在燃烧的烈火旁，人们像野马一样依偎在黑夜中，饥渴几乎把我们吞噬。夜半的秋风一刻不停地吹着，寒霜刺痛了我们的心。在蔚蓝的天幕下群星闪耀，人们

在寒峭中消磨时光，睡梦中轻轻呼唤着故乡的名字。

八

那天工作队走后，我们围拢在火堆旁，大家口袋里只剩下几粒青稞，几个年幼的孩子因饥饿哭起来。加穆

措老人打发两个青年去峡谷里打岩羊充饥。

下午，我们赶着为数不多的驮牛继续向西进发，这是我们迁徙中最艰辛的一天。山岭上，炽热的阳光晒得人发困。天黑前我们在一个四周被峭壁包围的峡谷中留宿过夜，熊熊烈火照亮了人们憔悴的面孔。

几天后，父亲和加穆措借助宝瓶河牧场通往祁连县的简易滑桥，在唐古特人的竭力帮助下把帐篷及其它行装运输到胡鲁斯台。这座简易滑桥是当时甘青在巴斯墩草原的唯一水上通道。又一个黎明，他们和阿妈驮着行装来到我们留宿的峡谷里，准备继续向西挺进。

那天，我们到达了日夜思念的故乡巴颜察汗，途中有乃曼部落的乃木保尔队长派遣人马相迎。乃木保尔队长1958年也和我们一起迁往夏日塔拉，1962年他独自一家迁徙到故乡巴颜察汗。这次听说他的亲兄骨肉在艰难中行进，便尽心竭力帮助我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兄长散木朵老人，他领着几位年纪相仿的老人来看望了我们。

巴颜察汗的群山和松涛像慈善的母亲紧紧地守候着我们。但我们的内心始终得不到平静、安宁。为给这群希望返回故乡的人得到一个期望，在乃木保尔队长的资助下，我父亲和巴吉老人一行四人穿过腾格里杭盖的崇山峻岭、千道深壑到甘州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不久，我们终于从奔波的迁徙中慢慢地安顿了下来，开始建设新的家园。

九

巴颜察汗是祁连山腹地的肥沃土地，是尧熬尔乃曼部落的黄金牧场，分胡鲁斯台（今宝瓶河牧场）、达乎隆（今寺大隆）、盛努鄂托克（今杨哥）三大部分。东起巴斯墩口黑河分水岭，西接摆浪顶峰黄塔峡，南邻巴斯墩草原，北至拉盖达坂、莺落峡黑河出口，是祁连山中林木最多，森林密布最广的深山谷地，山形由西南走向东北。

巴颜察汗为富裕洁白之意，也叫巴颜察汗加琪。察汗是尧熬尔古代部落的勇士之名。相传，勇士察汗独自踏上巴颜加琪山颠的神湖畔，不慎失足掉进了龙洞，落在巨龙背上。那巨龙突然腾空而起，带着他穿过大地飞过大西洋将他抛到印度。在遭遇了许多惊险后，他得到了一匹白色的宝马。几年后，他骑着那白马走过戈壁，穿过森林，翻越雪山，踏上了归乡的旅途。春季的一天，回到了故乡巴颜察汗草原。后来，白马死了，察汗远走他乡。那白马变成了巴颜察汗的神——加琪，察汗的灵魂变成了美丽的湖水，人们为那湖取名为察汗淖尔，意为洁白的湖。察汗淖尔座落在被松柏环抱的巴颜加琪背面脚下，湖水中出现了一只金蛙。乃曼部落人在巴颜察汗的顶峰上建立了他们的鄂博。据说，相距几十里的与巴颜察汗对峙的察汗达坂长着一棵高大挺拔的松树，足有二十丈高。松树梢常映照在察汗淖尔的湖水中。有一位名叫盖勒的老人，从腾格里达坂来后把那棵大树砍了七天七夜，砍下的树足足有十七八驮子。不久，察汗淖尔在茂盛的绿草丛林中干涸，随之湖中的金蛙也消失了。

十

我们安居在巴颜察汗深处的幽寂山谷中，脚下是川流不息的巴颜察汗河。谷底瀑布飞泻，雄鹿嘶鸣，同处其间的小动物遍布在幽静的山谷中。

清爽的晨风送走了朝霞，乃木保尔队长驮着口粮和零星的东西来探望我们。这位二十年的牧业队长，大部分的精力都在马背上，一心扑在牧民的事业上，为生产队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父亲他们从北京返回故乡。地县工作组也相继来到巴颜察汗草

原,他们依照省民委的批示,把我们安置在巴颜察汗腹地。

遥远的冬营地

巴颜察汗腹地的尧熬尔人始终把蓝天比作父亲,把草原比作母亲,“盖着蔚蓝的苍天,铺着金黄的草地”就是尧熬尔人游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

那年深秋,是巴颜察汗部落最祥和的一个秋天。大杨公路通车,地县把夏日塔拉迁移的牧民安置在巴颜察汗腹地,我们漂泊几十年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在巴颜察汗草原上我们过着平静富裕的生活。

夏日塔拉迁移的那部分尧熬尔人,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心始终和巴颜察汗的群山、峭壁、丛林融为一体,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悬崖缝隙中的岩羊、积雪深处的白唇鹿、柽子丛中的褐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中,那些不怕雪崩,不怕坠下高崖的猎人,将几十年的心血溶进崎岖的峡谷中,与雪豹、棕熊为舞,成了一群倔强的人。

巴颜察汗草原的牧人除了必要的肉食外,从不大规模狩猎。他们把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与家畜同等对待。平时,每户人家的门口总是堆放着烧柴,但这些烧柴是被风雨自然伐倒的。家庭联产承包后,人们在冬营地盖了土木房,尧熬尔人生活开始了半定居。

从夏日塔拉迁来的尧熬尔人,在乃曼部落和乃木保尔队长的帮助下,依靠着巴颜察汗肥沃富饶的群山,渐渐地富裕起来。奔波的游牧生活虽然没有平静,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富有的。他们像满山的原始森林一样,经风吹日晒,千古锤炼。我父亲、加穆措老人还有其他很多人,宁愿和巴颜察汗的群山溪壑永远相伴,粉身碎骨。父亲苏布青是一个性格刚烈、纯粹的牧人。他在牛背马蹬上练就了坚强的性格。他特别喜

爱自己的坐骑,相信五畜富有人情,充满爱意。他让我们爱惜每一只牲畜,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决不允许我们专横。被他驯服的牲畜几乎都充满柔情,只要听到主人的呼唤,就会亲昵依偎在他的身旁,用丝绸般的舌头舔他的手。他常常把松柏枝卷成圆圈带在牛鼻子上,穿上绳索,牵着它们翻山越岭。牧归时,牲口很顺利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父亲将它们一个个在拉绳上拴紧。记得父亲有匹颇烈的黑枣骝马,名叫哈日凯勒。它体格高大结实,四肢修长,是一匹精良的走马。它出生在夏日塔拉开满哈日娜花的墨绿山岗上。它出世时,母亲死在草甸上。初夏的那天,父亲用毡包裹着它回了帐篷。它是吃着牛奶长大的,有一束美丽密集的长鬃,身体高大结实,离开夏日塔拉那年口齿不到5岁。为了哈日凯勒长得膘肥体壮,父亲总是把它放在肥沃的秋牧场,乘骑时从不用套马杆。父亲坚信再烈性的牲口,只要轻轻唤一声,就会很柔顺地站在面前,然后,父亲将它美丽的银鬃轻轻抚摸,套上笼头,放上缰绳,韁上马鞍骑着它奔赴草原。

那年秋天,父亲从秋牧场去冬营地寻找哈日凯勒。可当父亲满怀信心地来到冬营地时,却不见马匹的踪影。与哈日凯勒一起有一匹银鬃马和一匹黑柳马。父亲搜遍了冬营地的山山壑壑,仍不见踪影。父亲以为它可能被过路人盗走了,就急急忙忙寻找它。后来,父亲从东南面的那条歧路上找到了哈日凯勒的蹄印,意识到哈日凯勒跑远了。于是,他从邻居家借了一匹银鬃白马沿巴颜达坂小径,踏上了故乡胡鲁斯台的征途。天黑后,他来到一个白发老

人家,听老人说,昨日太阳初升时,有三匹马向东面去了。第二天天未亮父亲依照老人指示的方向沿小路绕道而行。中午时刻来到离大路不远的岔路口等待哈日凯勒的到来。果然,在

离岔路口不远处有三匹马沿路奔来,父亲一眼认出领头的就是哈日凯勒。哈日凯勒把两匹马甩在后边,像一头雄壮的狮子迎风而驰。父亲谨慎地等候在路旁,准备截住它们的去路。它离父亲很近时,父亲就站起身轻轻唤起了它的名字。哈日凯勒似乎听到了主人熟悉的叫声,耸起耳朵长长地打了个响鼻,站在离父亲不远的草甸上。父亲走近它轻轻地抚摸它的银鬃将绳索套紧,然后韁上马鞍向巴颜察汗草原奔去。

几年后,哈日凯勒再一次独自离开巴颜察汗回到了它的生养之地——夏日塔拉。在夏日塔拉,没有人可以驯服它。人们越是无法靠近它,越是羡慕它那美丽绸缎般的长鬃和绒毛。哈日凯勒变成了没有人敢骑的野马。

后来,它被一群庄稼人赶到崖下的牛圈里用绳网套住了。几天后哈日凯勒被套在马车上,成了马夫的主心骨。大包干时,我父亲去夏日塔拉,路上看见哈日凯勒套在沉重的马车上,车夫不断地用皮鞭抽打它。哈日凯勒的烈性子不见了,那高大结实的身躯变得瘦骨嶙峋。父亲走近它轻轻唤着它的名字,哈日凯勒仿佛麻木了一般,头也不回地只顾拉马车。父亲望着它暗淡的眼神,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以后,听人说,哈日凯勒死在马车夫的棚圈里了。

二

我们家定居在巴颜察汗幽静的山壑波堤郭勒里。它是我父亲苏布亲祖宗几代人游牧过的草原,是他祖先艾勒吉额



草原珍珠 田自斌摄

氏族的冬季牧场。他们家七代人的坟墓都在这片长满银露梅的绿色山壑里。在以后的日子里，它竟成了我们家几十年如故的冬营地。波堤郭勒的草原比较优质，在巴颜察汗草原中数佼佼者，是一片理想的放牧基地。尧熬尔末世堪布活佛的坟墓处在波堤郭勒对面茂密的松柏林中。尧熬尔堪布活佛是格鲁派大师智华活佛的著名弟子。他精通佛法，经典高明，在整个尧熬尔人和唐古特阿柔克部落中颇有名气。1953年4月，堪布活佛召集四方僧侣坐禅，几百名僧徒诵经叩拜未得挽留，次年圆寂。临终前，堪布活佛语气深重地说：“再有几年佛教便会没落，以后在尧熬尔人中佛教难兴，我的下世将出世在东南方（青海）……”不出他的预言，火化他遗体的那天，一缕青色浓烟便向东南方随晨风飘去了。

我家前面有一条似巨龙盘卧的小河，名叫撒娜凯河，水流呈淡蓝色，家后坡上还长着一棵颇为高大茂盛的松柏树，它的倒影深深地映在河谷中。

许多年来，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一个温馨而宁静的冬营地的寒冬。

三

那年春天，一个冰雪消融的日子，加穆措老人旧病复发。他预感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取出陈旧的檀香念珠，点燃了昏暗的酥油灯，开始为后世祈祷。在春风呼啸的早晨，一对盘角大公羊挑斗，从加穆措老人家后面的山坡上一直搏斗到帐篷后。老人意识到胸中发疼，一股灵气侵满全身，他感到自己好像要飞出天窗，两眼泛白毫无遗憾地离开了他的青山和部落。人们在一个坦荡如纸的草原上火化了他的遗体，春风吹拂着他坟上的经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父亲从马背上颠簸的骑手，勇敢的游牧人，变成了风蚀残年的老者。他变得苍老多了。但他始终以纯粹高尚的品格为游牧生活寻觅。为了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之旅，他拿出平时积存的薪水，带母亲去拉萨朝圣。回途中，又买了很多经书和佛教供品，准备留给子孙后代。

一个秋风飒飒的早晨，他带我和三

个妹妹去看他自己指定的坟地。指着一处长满松柏树的阳坡说他将长眼在那里。那阳坡平坦如砥，长着三棵结实的幼松。为了便于以后我们辨认，他放了一颗色泽纯洁的白石头作为那块地的标志。那坡下环林包围的草丛中流淌着一条汨汨小溪。据说这是尧熬尔堪布活佛圆寂的地方。

候鸟的呼唤

我们聚居的小镇，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游客坐着小轿车向巴颜察汗腹地进发。近年来，关于尧熬尔人迁徙的传闻，成了人们纷纷谈论的热门话题。

那天夜里，大雁从我们的房顶飞过，忧郁的鸣声响彻黑夜，一只大雁在我们房顶的空中盘旋。夜深了，那只大雁还在星空中来回呼唤，声音催人泪下，仿佛溶入我的血液里。我妻子说：“大雁命苦。阿妈讲过，若掉了队，迷失了方，它就会朝原来飞来的方向飞去，又重新回到原地开始往回飞行。”我没有信她的话。

第二天，妻子的话应验了。秋风中，我那黄头发、黑眼睛的儿子阿尔斯郎调皮地说：“阿爸，阿爸，你看大雁！”我睁开睡意未消的眼睛向蓝天遥望，只见那只大雁正从南向北飞翔，消失在云雾迷茫的天际。

我耳边激越起一首尧熬尔古歌：

流浪中祈祷
大雁飞过头顶
秋风吹我
飞向远方
艰难中迁徙
北斗星照亮天空
苍狼带我
走出戈壁
积雪中呻吟
月夜伴着群山

白唇鹿载我
翻过达坂
睡梦中惊醒
呼唤遥远的故乡
白马驮我
奔向草原

这首古朴苍凉的歌是加穆措老人教给我的。它时常在我耳边回响，并默默流入我静静的心河。一阵绵绵的细雨过后，我默默躺在金黄色的白桦林中，任凭白唇鹿群嘶鸣。秋风飘落的红叶轻轻地唱起悲歌。我银色的白马，在林间静静地吃草，偶尔打起拍鼻看着我；那杆与我形影不离的猎枪金光闪烁；风信子伴随着大雁把我飘忽不定的心灵带向那美丽、广阔的北方草原，消失在蓝色的天幕中。

我轻轻地呼唤着故乡的名字，深深地感到尧熬尔人游牧草原的生活永远是壮阔的，但一次次的大迁徙，辛劳的远征，总是苍凉悲壮的。像群群飞渡的大雁从南国的故乡迁徙到北方的草原，他们在生命的征途中日夜不停，没有平静……

注释：

①汗腾格尔：萨满教最高的天神。

②腾格里杭盖：尧熬尔人把祁连山叫作腾格里杭盖。“腾格里”是“天”之意，“杭盖”是水草肥沃的山林之意。

③唐古特：突厥语和蒙古语对藏族人的称呼。

④哈日纳：即金露梅。

W



新疆亚克西旅行社

一、承接专业登山、摄影、探险旅游

二、组织企业拓展训练及各种观光旅游

三、承办大中小型会议

联系人：张 军

电话：(0991)8910076 8910075
2325608 2317411

手机：(0)13609970001

传真：(0991)2323767

网址：Http://www.xjyclone.com